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顧永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人部四十三 勇 壯 無勇附

勇三

原引鼎 折軾 禮記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 左傳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絶臏 張膽 史記秦武王事詳勇二 又張耳陳餘謂陳涉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患暴 引強 前漢書景帝詔曰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 又周勃傳材官引強注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

增卞射 蹶張 前漢哀帝

本紀贊曰哀帝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　又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凌雲　著翅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云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鄧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　北史周韓果傳果勁勇趫捷號為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何減飛將

扛鼎　開石　前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又漢虞延同　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

負山　捲鐵　列子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山堂肆考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捲鐵舒鉤

蛙怒　虎凝　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

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錦繡萬花谷許褚
三國時魏人軍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擲驢　掣鹿

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雨中過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宏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　北史周賀若敦傳敦嘗從校獵甘泉宮有一鹿突圍而走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

暴虎　曳牛

漢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三國志許褚傳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又北史魏伊馥傳馥善射力曳牛卻行

原舉千鈞　拔二箭

白帖烏獲舉千鈞力聞諸侯　晉書桓石虔趫捷從父在荆州于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

而伏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急往拔一箭猛獸跳虎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又拔一箭以歸

冠三軍 李陵荅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刺雙虎 史記陳軫曰有兩虎鬭卞莊子從而刺之一舉果得雙虎

皆迸血 **髮衝冠** 白帖朱亥皆張迸血　史記藺相如傳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桀石投人 **搴旗執馘** 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繫桑本焉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家語子路曰搴旗執馘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

拔劍斬蛟 **袒裼暴虎**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　詩袒裼暴虎

齊

莊為爵　佽飛置官　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注先二子鳴州綽獲二子于平陰也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也枚數十八年東閭之役州綽以馬枚數門扇之板也　呂氏春秋楚佽飛以寶劍渡河有兩蛟夾其船拔劍刺殺之荊王聞其勇乃置佽飛之官

增沒海履地　立石移山　唐東夷列傳新羅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鬬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不及也　蜀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輙立大石長三大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笋是也

軍有飛將　前無強敵　唐書單雄信傳雄信能馬上用槍軍中號飛將又史敬奉傳敬奉進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

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强敵

碓顙深目　鐵面長身　吳越春秋伍胥之亡楚入吳時過專諸于塗子胥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　姓譜明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賜之珠劒　壓以沙囊　南史羊侃傳侃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聖君初政記洪武中尹堅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鞚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鞍勒

探口抉舌　越二跨三　元伊埒默色傳伊埒默色嘗出獵遇虎于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又蘇爾約蘇哈雅傳蘇爾約蘇哈雅年十二三膂力過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侍馬至騰上之越二而

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

投井復躍　**易騎如飛** 北史權武傳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五代史義兒傳唐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七斗難挽　**一市皆驚** 金富察世傑傳世傑能以拳擊四歲斗折脇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斗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五代周本紀郭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嘗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

莫有能者　**甚可怪也**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　後漢光武本紀光武將步騎千餘與王尋王邑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

投身當象

空手搏熊 元賀勝傳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 三輔黃圖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絶脰

除患受學

避仇隱居 晉紀周處膂力絶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常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患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就學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

可方樊噲

不意韓休 晉鄧遐傳遐勇力絶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 唐韓休傳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

仁者之勇也

旋馬射虎

揮劍截蛟 元察蘇傳信陽多虎愽特音至未久一日以馬褐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愽特音以褐擲虎虎搏褐據地而吼愽特音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晉鄧遐傳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持鞍以衛

舉策而先 元穆呼哩傳一日太祖從三十騎行谿谷間冦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穆呼哩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穆呼哩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而出 五代史梁臣傳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吾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存節至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戰于隧中賊不得入

賭羊輙勝

負薪異常 金富察世傑傳世傑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輙勝之 宋武

行德傳晉祖鎮并州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于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

遂為武士　此真健人

北史楊愔傳愔每陣先登朗像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語　南史焦度傳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檐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

我之韓白　人比關張

北史周高琳傳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晉劉遐傳遐性果毅便弓馬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

妻馬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也

跳高六尺 躍能三丈 南史陳周文育傳文育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氍傳法氍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張號鐵簡 范名鏵弓 宋張玉傳玉字寶臣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鬬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 又范恪傳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又于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陣前獨戰 軍門大譟 五代史梁臣傳張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衆之晊遂大敗 唐陳利貞傳朱泚反利貞及張庭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合謀應泚夜半難作

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中石沒鏃　拔箭斷膚

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唐王難得傳難得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障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鬭血嵺面不已

虎駭且逸　鹿觸而顛

遼陳昭袞傳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又耶律斡臘傳斡臘趫健有力保寧初補護衛軍帝獵赤山適奔鹿突前路監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讜折牛角　珪洞虎喉

唐辛讜傳讜少耕于野有牛鬬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元張珪傳珪少能挽強命中甞從其

父出林中有虎跬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

迎刃而斷　登樹以觀

唐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南史羊侃傳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四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為折樹矟

破然後食　絕而復蘇

後漢書賈復傳復從帝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　北史周東平公弟神慶傳神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

蒯恩充馬士　克用號鴉兒

南史蒯恩傳武帝征孫恩縣差蒯恩伐馬芻常

負大東兼倍餘人每捨㓰于地數曰大丈夫彎弓三石
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祆賊常為先登
膽力過人　五代唐本紀李克　**大奇**
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　**皆憚白馬將**
黃鬚兒　三國龐德傳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
關門亭侯邑三百户南屯樊討關羽德常乘白
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又任城威王彰傳彰
少善射膂力過人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彰力
戰所向皆破北方悉平太祖喜
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新婦畫指痕數寸**
稚子斬首級三千　劇談錄咸通中左軍張季宏暮泊商
山逆旅有老嫗以新婦悖惡制之不
可季宏坐于磐石呂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
城即聞汝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可如此新婦拜季
宏曰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每言
一事引手于季宏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

可數寸　宋李守恩傳太祖親征太原守恩嘗隨父漢超軍中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將帥材也

白袍陷陣嘗跨黃騮　銀甲摧鋒恒稱鐵虎

錦繡萬花谷裴果嘗乘黃騮馬衣白袍先陷陣時號黃騮少年　又宋蔡祐與齊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耶律朗之多力虎斯見呼　劉國傑之加銜巴圖賜號

遼耶律朗傳朗字歐新性輕佻多力人呼為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元劉國傑傳國傑與宋將張世傑戰世傑軍大潰追奔圖山奪黃鵠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巴圖而不名巴圖華言勇也

搏輪舉足齊莊公迴避螳螂

按稍焦鬚薛孤延大呼霹靂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廻車以避而勇士歸之　北史齊薛孤延傳神武嘗閲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遂滅延還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鬬

英銳無敵撟兔詎敵乎蒼鷹　馳突如飛紫駝不殊于駿馬遼高模翰傳模翰掠地鹽山破饒安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衆來拒模翰連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英銳無敵如鷹逐撟兔當圖形麟閣爵貤後裔　元展巴勒傳展巴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能當

無勇附

原失軾 投車 左傳崔杼作亂陳不占將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則失軾比至聞戰鬬聲遂駭而死 又衛太子蒯聵與鄭人戰于鐵望見鄭師懼而自投車下子良授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趙羅伏麋 季長習勇 左傳哀公二年鐵之役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 魏九州春秋劉表攻西州州長杜子緒守拒時柏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五日乃負楯親鬬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勇四

增率義 左傳率義之謂勇 屢斷 禮臨事而屢斷勇也 壁龍 天中記唐柴駙馬紹

之弟有材力輕趫迅絶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時人號為壁龍又耳目記作壁飛

文帥 國語勇文之帥也

神射 晉劉曜傳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為神射

超亭樓 漢甘延壽傳延壽嘗超踰羽林亭樓試卞為期門以材力愛幸注卞手搏也

得道果 四十二章經佛言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鋭不畏境前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榮公六郎 北史來護兒傳護兒子整驍勇善戰賊云不怕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負薪一谷 五代史補武行德初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兼握引滿 元管如德傳世祖一日授以强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

體無痕撻 列子魏黑卵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報父仇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刀披胸受矢

趾鍔推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左右擊刺 姓譜宋隋世昌涉獵經史善騎射常持鐵槍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

世載其德 北史周李遠傳遠嘗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一手建旗 三國志典韋傳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

賞錢市馬 南史宗越傳越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此父此子 北史達奚武傳子震字猛畧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于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四弓疊挽 北史綦連猛傳梁使來聘云求角武

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挾挽強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數服

惟東應選　晉庾闡傳闡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絶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鶻入鵶羣　北史上洛王思宗弟思好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為虎分羊　太平御覽殷亮字子華年十四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于是亮乃按劒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

一躍上駝峯　遼蕭和爾果斯傳招討使耶律昭蘇討畨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倮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

無勇　附

增懼其侵軼 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避之數歲 史記李廣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詐云傷重 北史傅豎眼傳宋將蕭斌王元謨寇磝碻豎眼伯傅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重傷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

徧閱皮笠 五代周紀唐主命齊王景達將兵拒周趙匡胤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劒跡者皆斬之

一市皆笑 風俗通淮陰少年有侮韓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劒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于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

被圍入櫃 天中記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窓中接入鏁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

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

不爭而隱韓詩外傳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遂去伏于太行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勇五

增詩漢高帝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唐王維老將行曰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劒曾當百萬師　杜甫冬狩行曰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

已弊十六七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
轟嵬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又
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
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黄我卿掃
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
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
取守京都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畧曰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

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㧾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

獸殄夷　張衡西京賦畧曰其猛毅髬（音丕）髵（音而）隅目高眶威慑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黄之士育獲之儔朱鬘（莫亞切朱鬘絳抹額也）鬕（作計切）髽（士瓜切鬕髽結束也）植髮如竿袒裼戟手跿（羌睽切）踽盤桓鼻（鼻謂執鼻牽之）赤象圈（其兖切圈圄也）巨狿（音延）摣（側家切）拂（音費）猬（音胃）批（音滓摣批搏執貌）窳（音庚）狻（音酸）揩（苦諧切揩摩也）枳落突（突觸也）棘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僄（匹眇切）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音塗）杪木末獲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擿（庭結切擿捎取之也）飛鼯（音吾）　晉左思吳

都賦曰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専諸危冠而出竦劒而趨

增書明王守仁與黄宗賢書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黙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增雜文周胡非論勇篇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

蛟龍摶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此君子之勇也　漢韓嬰辨勇篇曰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使吾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

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内劒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内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髪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侯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

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䩵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囿中于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所甚毒而君子之

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明王世貞宛委餘編曰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百戰無前膽力威勇足冠千古其他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輙立大石長三丈為墓志曰笋里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當為一百二十石可

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勲泯泯以死何也書所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鍾負之而趨擲白象鼻頓之于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内稱關張為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北魏盧曹長九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埒嘗以海神脛骨為馬稍以遺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强舉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于壁直上七步横蹋得五跡而是時

海内以髙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濞舞劒能使壯士十馬首俱墮而明稱勇將爲常開平傅頼公輩陳有張定邊濞無聞也豈有力者不必有膽邪

壯一

增釋名曰三十曰壯言丁壯也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　書曰其尚廸果毅以登乃辟　禮曰三十曰壯有室　漢馬援傳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宋李綱傳曰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

牙奮　嵇康曰壯氣騰厲勇之決也　蘇洵心術篇曰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

壯二

增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委宛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　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又曰晉師陳于𦡏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吳越春秋曰椒丘訢為

齊王使于吳過淮津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神何敢干乃飲馬于津神果取其馬椒丘訢大怒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于友人之喪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于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威

色于我哉椒丘訢卒被詰責恨怒并發瞑即往攻要離
于是要離席闌至舍戒其妻曰吾辱壯士椒丘訢于大
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
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扃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
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
知之乎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
于千人之中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
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于吾豈不鄙哉椒丘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眡者離乃加我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于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

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雲陽之臺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絶天柱北斗戾兮太山夷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挂扶桑長劒倚天外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河先其伍

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流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
青黎子曰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遣荆

軻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髙漸離擊筑荆
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
瞋目髮盡上指冠　史記項羽本紀曰秦圍趙急宋義
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
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焼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九戰大破之擄王離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　漢書項籍傳曰羽軍廣武與漢相
守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

輙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又曰羽壁垓下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潰圍南出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圓陣外向漢騎圍之數重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史記季布列傳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漢書陳餘傳曰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貫

高獨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馬援傳曰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漢紀曰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蜀

志曰關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鏃有毒須破臂刮毒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盤器而羽飲酒割肉言笑自若　魏志曹仁傳曰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為所圍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披甲上馬率壯士數十騎出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入突之盡收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軍

中見仁還歎曰將軍真天人也　張遼傳曰遼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孫權率十萬衆圍之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　蜀志魏延傳曰先主遷治成都拔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

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晉祖逖傳曰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檝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氣壯烈衆皆慨歎　世說曰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南史顧野王傳曰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蕭摩訶傳曰太

建五年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

銃鋭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周盤龍傳曰魏攻淮陽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来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　北史傳永傳曰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永令賈

思祖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理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理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卤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耿豪傳曰豪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咸謂豪沒矣俄奮刀而還殺傷甚衆曰吾豈樂殺人但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王雅傳曰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百萬我不及萬人實難與敵但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被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

元冑傳曰帝為丞相時周趙王招謀害帝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宏與冑兄弟坐于户側趙王令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冑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事齊王者乎

誠壯士也因賜之酒　唐書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于是虜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羅士信傳曰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盼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

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矛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　彙苑曰安祿山陷城尹子琦謂張廵曰聞公督戰大呼輙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廵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唐書李嗣業傳曰安祿山反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于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　李

光弼傳曰賊帥周摯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禽周摯等　哥舒翰傳

曰翰嘗逐鹵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

五代史王景仁傳曰景仁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攻鄆州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

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　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殿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遼史趙思溫傳曰思溫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

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為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　宋史李顯忠傳曰顯忠嘗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楊存中傳曰存中與劉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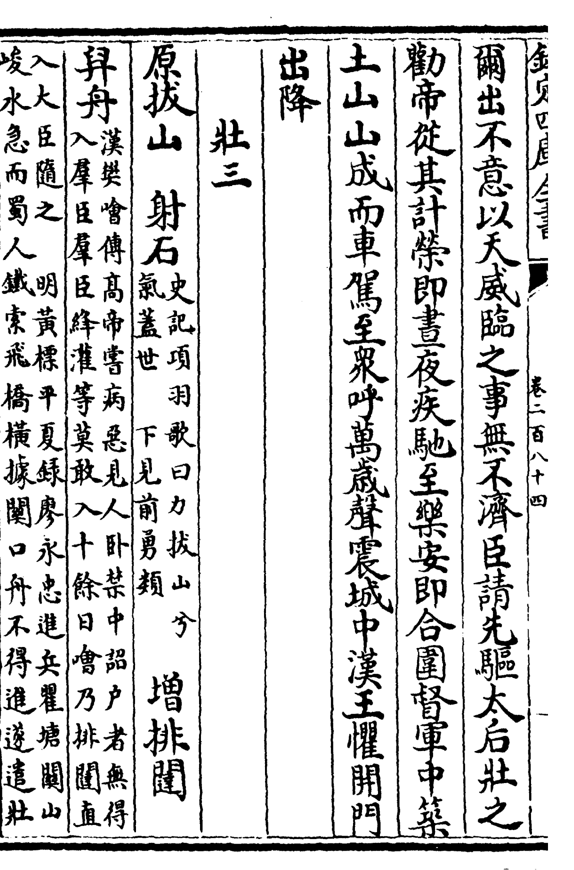
如雨存中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猊以首抵誄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　岳飛傳曰飛屢敗金兵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韓世忠傳曰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家貧無産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

元史布呼齊傳曰布呼齊為齊王司馬世祖親征納延

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布呼齊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向披靡世祖遥望見壯之　伊喇鼐爾傳曰鼐爾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穆呼哩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邪穆呼哩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衛七十人與金兵戰穆呼哩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

趙璧傳曰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汝渾身

是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明傳友德傳曰友德喑嗚跳盪身冐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　朱能傳曰靖難兵至淝河王真戰死戰齊眉山平安兵又大捷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劒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輙歸更能北面事人邪燕王悅決意引兵南　楊榮傳曰宣宗即位漢王反皇太后召榮定計榮請親征太后帝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即位必不自行故敢



爾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太后壯之勸帝從其計禁即晝夜疾馳至樂安即合圍督軍中築土山山成而車駕至衆呼萬歲聲震城中漢王懼開門出降

壯三

原拔山 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下見前勇類　射石　增排闥

舁舟 漢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 明黃標平夏錄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

士併力舁舟

鑿骨　嚼齒

五代史萇從簡傳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急鑿左右侍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金雷淵傳淵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亦不能變也

落馬　棄繻

宋趙立傳金烏珠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為徐州鎮撫使兼知楚州一日立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叱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　漢終軍傳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原挽六鈞　徹七札

左傳

顏高之弓六鈞鈞三十斤　又養由基蹲甲射之徹七札焉

增功奏第一　名震

當時　金禪華善傳北兵入太昌原平章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禪華善出應命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蓋自軍興二十年來未有此捷功奏第一　宋史魏勝傳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

金蛇繞寨　黃龍負舟　南唐書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寨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掌叱之雷電遽散舉寨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淮南子禹渡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皆恐禹曰我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還

臣不如人　汝為知我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

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南史王蘊傳蘊嘗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乘風破浪 南史宗慤少時其叔父嘗問其所願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扛鼎揭旗 委宛子揚子雲曰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班超投筆 漢書班超少有大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蕭栁斷蛇 遼蕭栁傳栁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栁曰壯士安懼此拔劒斷蛇

拔矢以戰 五代史唐臣列傳明宗掠地山北與元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

援笳而吹 晉劉波傳劉疇少有美譽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

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我身猶鑿　汝膽如山

元鄂約達勒傳太祖與克呼王汗對陣師少不敵鄂約達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　又胡長孺傳制東大祲宣慰同知托歡徹爾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怒曰汝膽如山邪

上馬踴躍　據鞍顧盼

宋盧政傳政累官至節度使年七十三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　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𡰥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自當一隊　能廢千人

漢李陵傳天漢二年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劒客也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上壯而許之　又韓信傳項羽為人喑啞叱咤千人自廢

生風出火　乘馬挾矛　南史梁曹景宗傳景宗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　唐王難得傳天寶初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畧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東馬馳之支都不暇鬭直斬其首元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剌賊狀大悅

朱暉童子　仁傑丈夫　漢朱暉傳暉年十三王莽之亂與家屬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内刃遂捨之而去　唐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宫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

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往復數四　出入再三　元塔斯色辰傳曼濟台為濟寧王奉旨討海都都勒斡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大擾一戰遂大捷　唐馬璘傳璘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猶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圖狀以獻　奪旗而還　又李聽傳聽辟佐于頔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　五代史萇從簡傳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

奮戈

衝擊　解衣浮渡　元蘊都爾傳蘊都爾迎鎮南王于女兒關交人四萬餘絕其要道將佐相顧失色蘊都爾率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却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　又管如德傳如德嘗從世祖獵遇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擢為拔都賞賚優渥

一呼俱隕　六戰皆克　晉慕翰傳翰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偷入室翰捕跡一呼而盜俱隕　唐書唐璿傳璿字休璟以字行聖歷中授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兵數千先登六戰皆克

凡便可殺　子無妄言　南史劉敬禮傳侯景餞仲禮于後渚敬禮謂兄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　晉荀羨傳羨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毋妄言

麈蓋策馬　據木斷

橋 漢紀袁紹遣其將顔良攻劉延于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顔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　又曹操將精騎急追劉備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身都是膽 **手皆見骨** 漢紀魏王操進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卻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于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劉備明旦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北史達奚長孺傳詔以長孺為行軍總管擊突厥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慷慨神色愈烈為鹵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鹵

氣為
奪

莫不慷慨　猶可馳驅

漢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紋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躡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元石高山傳宋平巴延等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巴延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尚壯猶能為國馳驅豈敢為自安計

又殺一豪　自稱萬戶

柳宗元童區寄傳區寄年十一歲二豪刦持將賣之寄伺一豪睡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寄寄曰為兩郎童孰若為一郎童久之又殺一豪　一統志明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尋來歸從征渡江克復太平仍命為萬戶守之

凡仇能報

父喪不歸 晉索綝傳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夫父灌孟吳楚反時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帳下雙戟 車前八騶 三國典畧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南史王融傳融為中書郎害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三起三疊 十盪十決 晉書庾翼傳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又載記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

矛安棄馬走斬之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驅驄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公弼獨不動　蘇烈數先登

金圖克坦公弼傳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獨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　唐蘇烈傳烈字定方以字行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

萬乘無所屈　卮酒安足辭

宋范鎮傳鎮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史記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原嘗投蓋于稷門　再行舟

于陸地左傳奡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論語奡盪舟　增羨聞雞之主簿此非惡聲　憐上馬之將軍豈徒善飯晉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廉頗傳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人視之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　精已銷亡田光歎年時之易去　恩思報稱柳開幸膽力之方張史記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而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　宋柳開傳開抗疏曰

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昇丹未滅陛下賜臣步騎五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

壯四

原挾輈 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

增雄飛 世說漢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成大名 秦紀秦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成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肉飛仙 北史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

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衣以御袍 造邦賢勲録明郭英上呼為郭四嘗有急連呼之英持鎗躍馬奮臂大喝賊應手而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過是也

召為中尉 漢韓信傳信為楚王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奏乞虎賁 宋韓世忠傳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請討之為江淛制置使初陛辭世忠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意氣自如 史記李將軍傳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矢下如雨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不隨燕雀 南史宋臨川烈武王傳鮑昭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

郎位尚畢不可輕忤大王昭勃然曰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

一擲百萬 南史宋本紀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滿飲破骨 宋張瓊傳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急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

酌此血漢 宋楊存中傳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皆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汙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

拍浮而還 南史戴僧靜傳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九破其骨 北史田宏傳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朝廷壯之

安事筆硯 又來護兒傳護兒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因撫掌歎曰大丈夫為國滅賊以求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犀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何必車輪　又楊大眼傳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匕首刼齊桓　史記刺客列傳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

讀書志萬里　北史唐永傳永身長八尺少耽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

聲聞數百步　又魚俱羅傳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壯五

增詩燕荆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晉盧諶覽古詩曰趙氏有和壁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竟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荆玉亦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眥血下霑巾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

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強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
忍廻軒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愆智勇冠當世弛張使
我歎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
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
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盧照鄰咏史詩曰昔有平陵男
姓朱名阿遊直髮上衝冠壯氣横三秋願得斬馬劒先
斬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
其若休　駱賓王易水送別詩曰此地別燕丹壯士髮

衝冠昔時人已去今日水猶寒　又邊城落日詩曰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劒有雌雄　李白將進酒詩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廻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鐘鼓饌玉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

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
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又扶風豪士歌
曰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殺人不倚將軍
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
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
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揚眉清泉白石何離離
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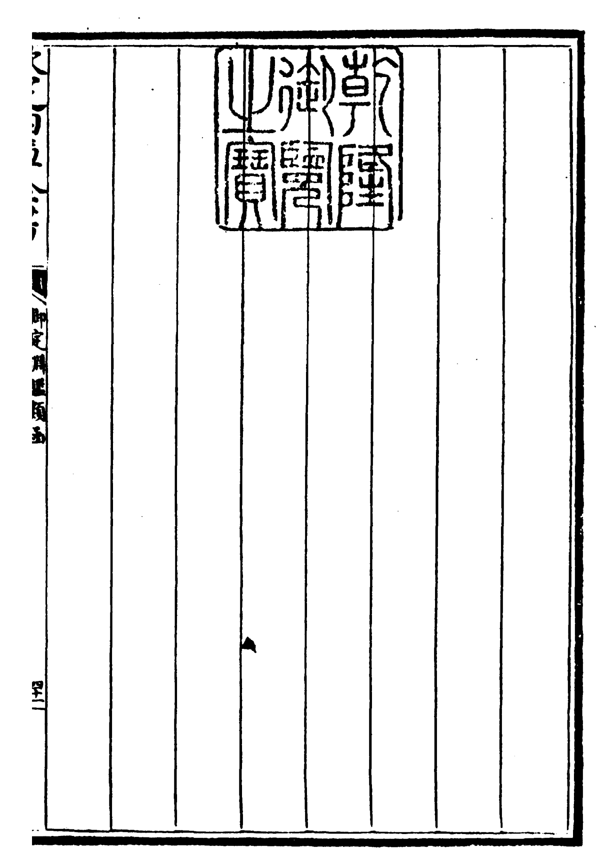
黃石知我心　王昌齡從軍行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出塞詩曰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吳象之少年行詩曰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元楊維楨殺虎行詩曰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況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為怒眼中於菟小于鼠血號虎鬼寃魂語精光夜貫新

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劉平妻胡氏從平戍零陽平為虎擒胡㧞虎爭夫義烈有足歌者為賦是章

增書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增記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曰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下固以氣蓋天下矣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駢字類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御定淵鑑類函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潘衡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人部四十四 貴 戒惧附 驕佚 佘貴

貴一

原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穎言貴聲如歸往之

歸 增博雅曰貴尊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又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 禮曰貴貴為其近于君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　前漢書賈誼曰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管子曰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　鄧析子曰與貴者言依于勢　鶡冠子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韓非子曰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貴也　原抱朴子曰貴遊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權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　增鹽鐵論曰貴人之家雲行于塗轂擊

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唐柳芳士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貴二

增五帝紀曰黄帝既為天子始立制度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又曰帝堯貴而不舒　周紀曰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賤矣　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賜之矣

穀梁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國語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太平御覽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絶食口數千常遭饑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原戰國策曰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横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

易今雖自樹于王而欲拔之者衆子必危矣　增史記

高祖本紀曰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

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

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

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

呂后具言客有過相吾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

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

知老父處　漢書禮樂志曰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曰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田蚡傳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朝蚡日貴盛及武帝時因蚡為太后弟位丞相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漢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十餘人　漢

書灌夫傳曰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竇嬰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史記外戚世家曰衛青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　漢書衛霍列傳曰初衛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

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史記萬石傳曰石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漢書金日磾傳曰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氏族博

考曰按父子宰相在漢則有韋賢之子元成平當之子晏在唐則有劉祥道之子齊賢樂彥偉之子思誨蘇瓌之子頲陸元方之子象先竇德元之子懷貞李道廣之子元紘令狐楚之子綯崔紘之子沈戴胄之子至德徐商之子彥相崔愼由之子胤韋仁約之子承慶嗣立鄭珣瑜之子覃朗李吉甫之子德裕在宋則有呂彛簡之子公著韓琦之子忠彥　又曰唐袁明遠祖滂為漢司徒自滂至明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原

漢書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增漢五行志曰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用事封鳳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户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内侯食邑三千户復益封鳳五千户悉封譚等為列侯是謂五侯　東觀漢記曰鄧禹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　又曰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末尚公主三人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

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與漢興衰 原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户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禄勲 增論衡曰丞相黄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 漢書楊震傳曰

震常客居于湖有冠音貫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後至太尉　三國鍾繇傳曰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士燮傳曰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

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孫綝傳曰綝以大將軍為丞相
荊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世說曰孫皓問
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
十餘人皓曰盛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
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

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内為天下盛俗　又曰何比干武帝時為丹陽都尉嘗獨坐有一老母詣比干出懐中金册九百九十枚以授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册數　晉書羊祜傳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王珣傳曰珣與謝元為桓温掾俱為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

王掾當作黒頭公皆未易才也　陶侃傳曰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南史齊高帝本紀曰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

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馬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荅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　梁武帝本紀曰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謂六貴　梁書江淹傳曰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曽于

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齎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常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　陳高祖本紀曰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又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朱异傳曰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特被寵任歷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北史樊子蓋

傳曰大業三年加子蓋右光禄大夫六年朝于江都宫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崔逞傳曰崔倰仕魏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倰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倰嘗人日侍魏帝宴倰子瞻亦近御坐人咸曰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　史寧傳曰寧隨賀拔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采終是富貴我

當使卿衣錦還鄉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隋牛弘為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等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史纂左編曰隋高熲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唐書太宗本紀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既冠必能濟世安民　唐宰相世系表曰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

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如裴氏宰相十七人寂世矩並相高祖談炎並相中宗耀卿光庭並相明皇行本居道並相武后遵度晃並相代宗樞贄並相昭宗坦澈並相僖宗休相宣宗垍相憲宗度相憲穆敬文四宗劉氏宰相十二人滋從一並相德宗文静相高祖仁軌相高宗瞻相懿宗琢相宣宗禕之相武后洎相太宗祥道及齊賢更名景先者並相高宗晏相代宗鄴相

懿宗僖宗蕭氏宰相十人至忠相中宗睿宗鄴相宣宗
嵩相明皇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瑀
相高祖寘相懿宗遘相僖宗竇氏宰相六人德元相高
宗懷貞相中睿二宗抗威並相高祖參相德宗易直相
敬穆二宗楊氏宰相十一人恭仁相高祖執柔相武后
師道相太宗炎相德宗國忠相明皇綝字再思相武后
中宗綰相代宗收相懿宗涉相昭宗弘武相高宗嗣復
相太宗武宗高氏宰相五人馮相太宗高宗宗儉字士

廉相太宗璩相懿宗郢相德宗順宗知周相高宗房氏
宰相三人元齡相太宗融相武后琯相肅宗宇文氏宰
相三人士及相高祖節相高宗融相明皇杜氏宰相十
一人如晦淹並相太宗元頴相穆宗審權相宣宗懿宗
讓能相昭宗黄裳相憲宗佑相德順憲三宗悰相武宗
懿宗正倫相高宗鴻漸相代宗暹相明皇隴西李氏宰
相十人迥秀昭德道廣並相武后義琰相高宗蔚相僖
宗揆相肅宗逢吉相憲宗靖相太宗晟相德宗趙郡李

氏宰相十七人游道嶠元素懷遠並相武后藩絳吉甫
鄘並相憲宗固言珏並相文宗日知相明皇敬元安期
相高宗紳相武宗德裕相文武二宗泌相德宗磎相昭
宗嗚呼其亦盛矣　高士廉傳曰士廉入為吏部尚書
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
者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裴寂傳曰寂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
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齊州司户參軍

歷侍御史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卧内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　楊恭仁傳曰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並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商濬獨異志曰唐蕭瑀嘗因内燕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説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

左僕射天子親家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新唐書劉仁軌傳曰咸通五年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　竇威傳曰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邪關東人

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獨異志曰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唐書曰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山堂肆考曰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沖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昳太常丞 錦繡萬花谷曰太尉由唐以來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太尉郭子儀自司徒為太尉李德裕自司徒為太尉皆以上公寵埒宗臣餘雖有功掌武之尊不可得也 王琚傳曰琚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為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

皆清近琚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馹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億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氷歷金吾將軍李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蕭嵩傳曰嵩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唐書曰崔琳子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

大明宫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豫章人有善相術者望牛斗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以相法陰求其人鍾起與之善術者曰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觀之皆非也錢鏐適從外來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

君之貴者因此人也　宋李沆傳曰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澠水燕談曰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夫以為榮　宋史章得象傳曰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後官至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封邭國公　錦繡萬花谷曰宋王晉公祜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續文獻通考曰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為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無以別白以維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

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外戚傳曰金之圖克坦納蘭唐古富察費摩赫舍哩布薩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　元太祖本紀曰太祖十世祖勃端察爾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母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察罕傳曰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為察罕故名察罕　明紀編年曰明太祖始誕有光

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自是空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後從郭子興請兵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明公狀貌非凡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　龍興慈記曰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請益即大斫一塊與之筭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

衆邪　氏族愽考曰明中山王徐達首佐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公世世承襲女為文孝皇后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翼戴贈爵上公啓國于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兩都兵政諸勲舊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為文皇后一為代簡王妃一為安惠王妃　又曰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瑛琥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明史金忠傳畧曰忠善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候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哭且乳

相者袁珙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貴當爲尚書至北平僧道衍稱于燕王王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成祖即位擢兵部尚書妻封夫人如相者言　張輔傳曰輔子懋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禄嗣公者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尊寵爲勲臣冠　氏族博考曰明謝遷以解元會魁殿試第一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文敘會狀長子以諒復領省解次子以訓會

元及第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中解元曽狀元鶴齡孫追貴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瑆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子珽鄉薦第一鏷會試第一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中解元若兄弟高科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時中狀元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

三兄俱謚文楊光禄惟聰巳卯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維傑丙戌及第太倉王錫爵會元及第而其子衡亦以解元及第江陵子嗣修第一甲第二人敬修第一甲第一人此科第之最盛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一門禄位之盛弘正間無過于鄞縣楊氏者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守阯為南吏部尚書守隨為工部尚書守隅為廣西右布政使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陳子靈保之許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保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南户部尚書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㭿南禮部尚書庭機㭿子炫官通參機子燫又為南禮部尚書吳江之吳尚書洪子尚書山參政巖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楨曾孫布政使承燾餘姚之孫副都御史贈尚書燧子都督僉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都督同知鈺陞子禮部侍郎鋌刑部尚書鑨布政司鏛一作御史太常少卿

鑛鑨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鉛山之費少師大學士宏少保尚書寀宏子武選懋賢從子修撰懋中四川之劉御史規子尚書春參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年子行太僕卿起宗又布政使世賞台子參政鶴年後有右都御史世曾

貴三

原珥貂　綰玉左思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白帖綰玉鏘金　九遷　三入唐韓愈上張僕射書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　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增帝

師　**天授** 漢張良傳良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强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眞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望氣　**呑花** 晉常璩蜀志世祖微時過江揚生一子望氣者曰江揚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為子立祠諺江揚民不使冠帶者數世　南史梁文獻張皇后列傳武帝方孕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呑之是月生武帝

原垂三組　**佩六印** 漢書南越反拜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僕請乘傳行塞因歸家懷銀黄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　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增衣錦營 鳴珂里五代史吳越世家唐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唐張嘉祐傳張嘉貞為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原一門三后 六代九公謝承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觀閣 彌亘 廄第相望張璠漢記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 東觀漢記竇融嗣子穆尚内黄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尚涅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尚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廄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增歷事五帝 復作三

公 北史封隆之歷事五帝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為冀州刺史　南史柳世隆傳世隆元景弟子受賞異于諸子言于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炊金饌玉 庾信大祐賦齋宫饌玉鬱栥浮金按駱賓王謂盛饌為炊金饌玉

拖紫紆青 漢揚雄解嘲篇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充盈幄内 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

震耀洛濱 晉汝南王亮傳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于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淩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八葉宰相 唐蕭瑀傳贊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三世國師 南史王承傳承初為秘書郎

屢遷至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績文獻通考唐孔穎達為國子司業穎達子志元志元子惠元皆繼其任氏族博考明太宰莆田林瀚嘗為祭酒子廷機孫燫亦居是官三代國師近世罕見

明安騎杖 元舒穆嚕明安傳明安為童子時嘗騎杖為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諠譁者父老見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

休徽佩刀 晉王祥傳祥字休徵初呂虔有佩刀工人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仗下不常 唐李密傳密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

坐中全別 錦繡萬花谷唐潘孟陽母劉晏女常問末坐有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覺

全別必是貴人 唐書張說傳說封燕國公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 又郭子儀傳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

不以姓著 未嘗名呼

特給鐃吹 命取茶囊 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善醫術博識多聞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 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王城東一見遂厚遇之語必移時初王公有一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一日命取茶囊羣子弟皆以為大年也既而竊疑之他日公復如是又出窺之乃鄧公也子弟驚問其人公曰張貴人也不十年當據吾坐後果如其言

金花四壁 朱輪十人 稗史常熟子連科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題于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人多羡之 漢書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

成此宅相 世為上公 晉魏舒傳舒少

孫為外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安于是遂葬焉累世隆盛

瀕堦磨墨　覆案探丸

夢溪筆談文彦博為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乃欲從後相其背也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　氏族博考唐宣宗命相必探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撚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三相張家　五侯周氏

唐張弘靖傳弘靖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時號三相張家注三相謂弘靖祖嘉貞明皇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父延賞德宗朝平章元初中弘靖入平章也　晉周札傳札

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

隔屏以坐　緣江而呼　氏族博考吳亮為尚書令子隲亦為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父子坐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次樊斗州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而呼曰蕭王大貴

在前在後　何愧何嫌　漢疏廣傳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元史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

旌上見燭　月中有花　酉陽雜俎唐淮西用兵劉沔為小將軍頭每捉生踏伏因月黑風甚沔行十餘里倦而卧于道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存心在此燭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

雙旌上　元伊埒布哈傳伊埒布哈為文下筆立就槩然成章就試江淛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巳而果符其名人以為異

難比他職　當知此官

宋史張洎傳洎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　唐王及善傳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疋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則亦知此官貴乎

晉比王謝　漢惟金張

唐書崔湜傳湜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嘿嘿受制于人哉　文選注漢功臣惟金張二家親近貴寵比于外戚

身離席帽　名覆金甌

青箱雜記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唐崔琳傳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皆有宰相望

八座文昌　五枝丹桂

錦繡萬花谷劉滔疏曰八座比于文昌三丞方于管轄　劇談錄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偁侃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為尚書每對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焉天下榮之

時云兩鳳　世稱六龍

姓譜北齊崔㥄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晉卞壼傳父粹以清辦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毛逆覆腕　面方如田

金施宜生傳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于此而後可貴也　南史李安人傳明帝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其所在

五張列戟　三鮑乘驄

唐書張知謇傳知謇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絶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　氏族博考鮑宣字子都與子永孫昱俱為司隸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安知獄吏　難任丞郎

漢周勃傳文帝時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後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責也 筆談錢昱自白州刺史還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

門施行馬 **項有伏龍** 魏志楊彪拜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置吏以優崇之注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梐枑者乃枑其木遮闌其門為行馬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為司州刺史時有沙門自稱僧暉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代同典選 **世掌制誥** 氏族博考唐劉珍甫子道祥道祥子齊賢三世典選韋挺子待價待價子萬石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 唐李安期傳自祖德林父百藥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又為中書舍人

名聞天下 **位極人臣** 邵氏錄科放往見陳希旦希旦曰君當貴名聞天下 涑水記聞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莫比

鵷班視日 **杏園探花** 百家詩篇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公視日不瞬眞大貴人也　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令少俊二人為探花使覓園中名花

重金疊蓋　襲紫傳龜　退朝録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歸田録云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山堂肆考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苗裔傳龜襲紫

四世太尉　三葉侍中　漢揚修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皆為東京名族　氏族博考馮魴曹褒父子並三葉侍中

郭樊陰馬　顧陸朱張　漢紀明帝為四姓小侯之學郭樊陰馬皆后族也　世說顧厚陸忠朱武張丈為吳四姓

曙有慍色　澤知戲言　摭言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殊不顧曙曙有慍色卜者曰

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後七年崔大拜曙果于裴公下及第于崔公下過堂　史記蔡澤列傳澤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五人郡太守

十世卿大夫　氏族博考晉會稽孔愉子安國孫靜靜二子山士靈符四世五人為本郡太守　漢汲黯傳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

仙花種旌節

天使見蝦蟆　野人閒話唐王侍中處回一日有道士攜花子二粒種之逡巡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後處回官至太傅　宣室志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者天使

也吉兆也未幾拜相

翰林飛五鳳　侍御落雙鵰　錦繡萬花谷宋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為參政宋為尚書　唐高駢傳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馬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兄弟並列門戟　父子皆爵通侯　唐楊汝士傳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漢蘇武傳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馮勤拜侯乃由此母　宋郊登第不可先兄　漢馮勤傳光武時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不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宋史宋郊改名庠字公序稱大宋弟祁字子京稱小宋祁臚傳第一以弟不可先兄命庠

第一

卜位壽于他年子還若我　問交遊于今日客是何人

宋馬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當貴壽考宜不下我　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令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氣貫庭定産通侯之相　赤蛇蟠笥應登大將之壇

元史天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後漢許曼傳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君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如之

世並此官謝安則祖孫同慶　門皆列戟李晟則父子俱榮

氏族博考晉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唐李愬傳愬父晟立功時諸子未

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

一姓九侯允矣邦家之盛事 三公四世誠哉宇内之僅聞

漢李尋傳尋謂曲陽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三國表紹傳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此勢傾天下

戒懼附

原不慊 知止

禮記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富不足驕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貌音口簟切

史記蔡澤曰商君吳起越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于此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公孰與以禍終哉忍不能離疑不能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則失其所欲

必毀 持盈

白帖盈必毀天之道也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增功成宜退

物極則衰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甚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

復攝京尹　固辭台司　四朝國史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鎮府書今臣復攝此職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縉紳盛事　南史宋王僧虔傳武帝即位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入命之禮吾若復以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

驕佚　附

原鮮克由禮　自遺其咎　尚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下見前持盈注

增

鳴笳導從 閉門酣歌北史李遷哲傳遷哲累葉雄豪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飲盡平生之樂 南史徐緄傳緄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

貪貴附

原爭名 敗度戰國策爭名于朝 尚書欲敗度 居功 逞欲書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謂貪而不退也 左傳逞無疆之欲 曼滿之欲為卿且閒及禍

駟泰不守其位終見伏誅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曰無

德而貪後鄭人果殺之　又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

貴四

增三眷 唐書裴氏自晉魏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西眷居河東者中眷

撫項 唐楊嗣復傳嗣復父於陵始見識于淛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項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芙蓉鏡 酉陽雜俎李固過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矣逮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姥乃金天神也

額文雙樹 元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鳳閣鰲宮　山堂肆考宋李昉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昔時沈公　天中記沈慶之素為鄉里所輕及後通貴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執笏百人　唐李穆傳穆拜太師贊拜不名一門執象笏百人

嗣祖聯兄　姓譜宋徐鐸熙寧九年與兄銳同榜進士而鐸為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七族六姓　小學紺珠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于漢庭庾亮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注七貴后族也六姓謂二竇閻梁鄧何也

弩矢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為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天子在門　南史孔靖傳靖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

後當大貴願以身為托于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骨體不恒　三國志孫權傳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漢遣使者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權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又最壽爾試識之

以光為名　南史梁丁貴嬪列傳貴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帝呼親家　唐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

氣若白練　獨異志王鍔為辛杲下偏裨一日擊毬馳逐既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為將相

山曰功臣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將相登金榜 言行錄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皆列金榜

異光成五色 南史陰子春傳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善相常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有文在右手 梁書武帝本紀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帝

戒懼 附

增危機 清暑筆記貴者危之機

始自臣家 元史天澤傳言者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于一家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非勳非舊 唐書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

隱几而待 唐書盧把傳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請不屏姬侍及把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

外陋内險左右必笑使後得推吾族無遺類矣

但恐為害 晉杜預傳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各取一具 史纂左編唐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驕佚 附

增惟我與爾 北齊書崔㥄傳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傅崔趙李何事者哉

大為忻滿 北史宇文忠之傳忠之好榮利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過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馬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

制擬宮禁 北史隋楊素傳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陳鼎擊鐘 北史齊清河王岳傳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

新車大宅 南史梁世子恪傳恪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未肯推祚 北史宋弁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入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貪貴 附

原不知退易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詩刺伐檀詩序伐檀刺在位貪鄙無功受禄也　增拜而蹈舞北史李敏傳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擇婚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　熱今舉體南史張敬兒傳敬兒嘗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𣻌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㣲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封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舉體熱矣　廢書以窺

山堂肆考魏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寛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貴五

原詩晉左思咏史詩曰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黄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

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黄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

玳瑁車紫鞍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窻下想君貴

易交居然應見捨　增江淹仿古詩曰當學衛霍將建

功在河源珪組賢者眄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

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

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原宋鮑昭擬古詩曰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

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隋孔紹安贈蔡君詩曰疇昔同幽谷伊爾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　唐李百藥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鳴面花無隔笑歌扇不障聲　增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

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駱賓王帝京篇曰劒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　又曰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尺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牎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鷄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薫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

人遥指鳳凰樓　于鵠公子行曰少年初拜大長秋半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闘袖中擕劒五陵遊玉簫金管迎歸苑翠袖紅妝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波春水入門流　王維寓言詩曰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闘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王昌齡青樓曲曰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壻朝

回初拜侯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縟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崔顥江畔老人愁曰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壘鼓垂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為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　岑參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詩曰將門子弟君獨賢一夜受命常在邊年未三十已高位腰間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

來見者誰不羨　又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詩曰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𬙊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　李頎古行路難曰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黄躍馬鳴珂繞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李商隱富平少侯詩曰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抛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回枕玉雕鎪當關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又少年詩

曰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上横過甘泉豹尾中别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霸陵夜獵遊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韓退之詩曰十年紫綬掌鴻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　韋莊貴公子詩曰大道青樓御苑東玉欄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月朱鬛馬嘶楊柳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瑶池宴罷歸來醉笑說君王在月宮　宋蘇軾詩曰千年風采凌煙閣

百代兒孫宰相家　明李東陽聽傳臚詩曰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黄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望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增表齊孔稚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畧曰遂得北帯五州東跨六郡内亞二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

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

增書梁王筠與諸子書曰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注七葉王導洽珣曇首僧虔揖筠也

增序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繁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

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丈夫之
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曰劉媪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
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
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是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增雜文漢枚乘七發畧曰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内

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脃腥醲肥

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燀爍熱暑